考信錄

唐虞考信錄卷之四

大名崔述東壁譔考　　石屏門人陳履和校刋

舜體國經野下

海岱惟青州　嵎夷既略濰淄其道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厥田惟上下厥賦中上　厥貢鹽絺海物惟錯岱畎絲枲鉛松怪石萊夷作牧厥篚檿絲浮于汶達于濟書禹貢

海岱及淮惟徐州　淮沂其乂蒙羽其藝大野既豬東原底平　厥土赤埴墳草木漸包厥田惟上中厥賦中中　厥貢

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嶧陽孤桐泗濱浮磬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浮于淮泗達于河同上

淮海惟揚州　彭蠡既豬陽鳥攸居三江既入震澤底定篠簜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喬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下厥賦下上上錯　厥貢惟金三品瑤琨篠簜齒革羽毛惟木島夷卉服厥篚織貝厥包橘柚錫貢沿于江海達于淮泗同上

朱子云有欲以揚州之三江即為荊州之中江北江文在導水章荊州字疑誤而猶病其闕一乃顧彭蠡謂鄱陽鄱陽實非彭蠡說

江漢條下見夏禹篇導之餘波適未有號則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無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澤又懸隔遼夐而不相屬也問諸吳人震澤下流實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旣以目驗之恐其說之必可信也蔡傳云庾仲初吳都賦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東北入海者爲婁江東南流者爲東江幷松江爲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吳越春秋所謂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蘇氏謂岷山之江爲中

江嶓冢之江爲北江豫章之江爲南江然江漢會於漢陽合流數百里至湖口而後與豫章江會又合流千餘里而後入海不復可指爲三蘇氏知其說不通遂有味別之說禹之治水本爲民去害豈如陸羽輩辨味烹茶爲口腹計邪余按導漢章云東滙澤爲彭蠡東爲北江入于海導江章云北會于滙東爲中江入于海夫江有北有中其有南可知也有北有南則爲三江無疑矣而朱子之言乃若其强增一南江以

求合於此文之三江者不知有中江北江可謂之無南江乎有中江北江南江可謂之非三江乎禹自言之禹自註之朱子與蔡氏乃不之信而反信庾氏吳都賦註豈禹所自言者反自不知而庾氏反代禹知之耶凡水之敵者雖合流經必並書之故泗沂合流入淮而導淮曰東會于泗沂漆沮合流入渭而導渭曰東過漆沮敵故不可以偏舉也江漢之水所受皆數十百川勢均力敵相持而東不容舉漢而畧江亦

不容據江而遺漢故導江云入于海導漢亦云入于海明二水之不相下二名之不可以偏廢也伊瀍澗皆小於洛導水章文皆統之於洛然豫州章猶云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況江漢同為大川導水章固已不相統安見入海之不可以並舉也哉濟之入于河也經曰溢為滎何以知溢者之為濟而非河其伏于滎也經曰東出于陶邱北何以知出者之仍為濟而非他水然則禹固有以別之矣聖人之於水也固不斷

于其味然亦未嘗不辨其性禹能別濟於河豈獨不能別漢於江禹能於滎與陶之相隔數百里者而知其爲一豈獨不能於江漢之合流者而知其爲二謂必辨味烹茶爲口腹計而後江漢可分則禹之別濟於河係陶於滎又何說焉惟以豫章江（鄱陽郡）爲南江則未有以見其必然何者此水既與江漢並列不應經無一語及之（彭蠡非鄱陽說見導江漢條下）且既爲北江亦不得復爲南江見於經者惟九江爲大荆州章云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

貽揚州章云三江既入其文亦似相首尾者恐所謂南江者當以九江爲是然經既無明文揣度而言之不如不知而闕之也且江之稱爲三猶其稱爲九也朱子蔡氏之於九江既皆主胡氏洞庭之說矣洞庭之水未嘗不合流也彼合流則可以云九此合流則不可以云三何其事同而論異乎蓋南方之水多呼爲江故三江之名楚蜀黔粵之間往往有之不但震澤下流然也卽水之入海者大江以南亦無慮數十

豈得以其實有三江即當必爲此文之三江邪古者河東河內河南謂之三河而今順天府亦有三河縣潼關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取三關在今高陽雄霸之間而山西之雁門寧武偏頭直隸之居庸紫荆倒馬亦稱三關由是言之即吳都賦之三江果如庾氏所注亦不得遂指爲禹貢之三江也至於既入之文記已然之事耳不連下爲義也雍州章云弱水既西涇屬渭汭弱水去涇數千里其懸隔遼邈豈但如太

江震澤而已哉其他若九河既道滎波既豬漆沮既從者甚衆皆自爲文義而冀州恒衛既從大陸既作之下乃次以島夷皮服由是言之三江既入之文與震澤之底定毫不相蒙不得以下文有震澤遂牽帥三江而屬之松江也歷觀說三江者大抵四方之士多主禹貢惟東南吳越之間率主庾注自朱子蔡氏以後若明歸氏有光夏氏允彝等皆然無他但據其所見聞而不求之於經傳也故舜之歷山河濱雷澤晉人以爲在晉齊人以爲

在齊浙人則又以爲在浙余鄉臨古淇水漢以後呼爲白溝隋以來稱爲御河近世輿夫舟子往往以衛呼之泉水俗呼爲衛河篙舟者皆由泉水入淇或遂并淇亦呼爲衛幕友書吏不能辨也故文移書啟中皆稱爲衛河詳見大名縣水道考中而修縣誌者遂誤以爲禹貢恒衛既從之衛修府誌者遂謂淇水不知所在此豈非由目驗而得之者而亦誤乃如是故論地理於今當驗之以目論地理於古仍當斷之以經若信目而疑經非余所敢出也

朱子蔡氏以中江北江之文爲誤詳見夏禹篇導江

漢條下

荆及衡陽惟荆州　江漢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潛既道雲土夢作乂　厥土惟塗泥厥田惟下中厥賦上下　厥貢羽毛齒革惟金三品杶幹栝柏礪砥砮丹惟箘簵楛三邦底貢厥名包匭菁茅厥篚玄纁璣組九江納錫大龜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書禹貢

備考○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遂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徵左傳僖公四年

荆河惟豫州　伊洛瀍澗既入于河滎波既猪導菏澤被孟猪　厥土惟壤下土墳壚厥田惟中上厥賦錯上中　厥貢漆枲絺紵厥篚纖纊錫貢磬錯浮于洛達于河 書禹貢

存參○滎今塞爲平地滎陽民猶謂其處爲滎澤

華陽黑水惟梁州　岷嶓既藝沱潛既道蔡蒙旅平和夷厎績　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賦下中三錯　厥貢璆鐵銀鏤砮磬熊羆狐狸織皮西傾因桓是來浮于潛逾于沔入于渭亂于河 書禹貢

黑水西河惟雍州　弱水既西涇屬渭汭漆沮既從灃水攸

同　荊岐既旅終南惇物至于鳥鼠原隰底績至于豬野三

危既宅三苗丕敘　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厥賦中下

厥貢惟球琳瑯玕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即敘浮于積石

至于龍門西河會于渭汭同上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詩大雅

信彼南山維禹甸之詩小雅

唐宋學者承僞孔傳之說皆謂禹別九州之後舜復

改爲十有二州而稽之經傳夏稱九牧商詠九圍九有其數皆不符則又曲爲之解以爲禹卽位後復改之爲九州綱目前編因之遂以堯之八十載爲禹治水告成定九州貢賦之年八十一載爲舜肇十有二州封山濬川之歲舜之三十三載禹旣攝政乃復九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應不書九州旣平無事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書曰濬川然則其所濬者

何川邪呂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復濬安不忘危之言曲爲之解夫旣平之濬與未平之濬孰爲輕重何爲於其輕者反記之而於其重者反畧之乎聖人立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旣定爲九州矣舜無故分之爲十二未數十年禹又合之爲九是苟然而已合爲是則舜不當分分爲是則禹不當合聖人立法不如是之輕易也且田賦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數年之經營始成此畫一之法謂宜萬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

甫踰年而即取而易置之以為十二其紛更孰甚焉

葢凡論唐虞之事者皆誤以禹之治水為在堯世是以其說顛倒舛謬而不能合今但以經為據則禹之平水土自舜即位後事舜攝政之初固無有所謂州者自舜肇設之而是時洪水方橫流疆宇分裂道路不通故舜因其地勢之宜分之以為十二故漢書云堯遭洪水懷山襄陵天下分絕為十二州及水患既平則向之澤藪或為平陸向之險阻或為坦塗故舜

復併其三而爲九故漢書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僞孔傳之說以爲取科第計而不求之經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沿爲固然以致聖人經世之苦心大畧盡爲其所掩耳至於禹貢之作尤在最後不但不在堯世亦并非水土初平時書也何以言之兗州章云作十有三載乃同則是九州成賦之後又歷十三年以外乃著此書矣雍州章

云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數年或十數年乃著此書矣況三壤之則九等之賦必歷數年而後高下可較珠玉金貝貢篚之屬亦非巢窟甫離之急務也然則此書乃舜治定功成之後所作故其末章云東漸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聲教訖於四海益舜之命禹雖重於平水土實兼夫宅百揆故禹於水土既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貢賦布聲教待夫經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

九州五服之文悉載之熙績分苗以後說並見前肇十二州及舜命禹條下

九州攸同四隩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滌源九澤既陂四海會同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平水土及導山導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厎慎財賦咸則三壤成賦中邦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土田賦之文

錫土姓祗台德先不距朕行書禹貢

此結上九州貢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國是疆幅隕既長有娀方將帝立子生商詩商頌

誕后稷之穡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褎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即有邰家室詩大雅

按封商封邰所謂錫土也立子所謂錫姓也蓋姬姓始於黃帝故於稷不言賜姓子姓則始於契故獨言之也唐虞錫土姓之事蓋亦多矣顧經傳缺略不可

詳考惟此二事因商周而傳故錄之一隅可以反三一斑可以窺全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庫孟子○象不得有爲於其國天子使吏治其國而納其貢稅焉同上○不及貢以政接於有庫同上

封象亦錫土之事故附錄於此○說者謂今道州鼻亭爲古之有庳國按孟子謂欲常常而見之故源源而來道州在九州之極南北去帝都三四千里安得源源而來然則有庳當去帝畿不遠好事者因鼻與

庫同音故附會之耳今不取

五百里甸服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三百里納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書禹貢）

備考○邦畿千里（詩商頌）○天子之地一圻（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附論○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諸侯　五百里綏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奮武衛（書禹貢）

備考○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書酒誥）○小臣屏侯甸

矧咸奔走書君奭○周公乃朝用書命庶殷侯甸男邦伯書召誥○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書大誥後錯簡○庶邦侯甸男衛書康王之誥○曹爲伯甸左傳定公四年○卑而貢重者甸服也左傳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　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蠻二百里流書禹貢

備考○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左傳昭公九年

蔡傳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則二千五百里然堯都冀

州冀之北境并雲中涿易亦恐無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東南財賦所出則反棄於要荒以地勢考之殊未可曉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當舜之時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貢山川以今地圖考之具在也淮海惟揚州荆及衡陽惟荆州東南之地未嘗棄也恒山碣石而北别無山川見於經者沙漠之地未嘗不荒落也孟子曰今滕絕長補短將五十里也說者亦謂周之王畿豐

鎬八百里郟鄏六百里共爲百同以成千里然則古之所謂千里百里皆絶長補短而計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損於其間也蓋九州之地約方三千餘里故孟子云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記云四海之內九州州方千里內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綏服共二千里然則侯綏二服乃九州以內地所謂州十有二師者也其外蠻夷之國則附於九州而謂之要服又外則來去不常聖人聽其自然不勤於遠不受其貢

謂之荒服其遠近略與內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計之然則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謂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蓋南有餘而北不足綜計之爲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無少歉斜無少有餘不足而後可也蔡傳又稱周官九畿四方相距萬里漢地理志東西南北亦彌萬里禹服狹而周漢地廣疑荒服之外別爲區畫如所謂咸建五長者余按冀揚有島夷青有嵎夷萊夷徐

有淮夷梁有和夷夷也者要服也要服僅附見於九州若荒服則又在外矣荒也者遠也畧也荒服已屬區畫之餘不在九州之內安得荒服之外復別有區畫別有所謂五長者乎周官一書本非周公所撰所載封國之制乃至方數百里春秋以後吞併之餘曾衛陳蔡尚僅二三百里况建國之初安所得此地而封之乎至漢志所言乃驛道之遠近非經界之廣狹先儒所謂以人跡屈曲取之者是也大名之距京師

南北不踰八百里而驛道則千有一百餘里至隔大山洪川所差尤不止此若之何據驛道之里數疑經界之定制哉余恐聖人體國經野之制不明白於後世是用剖析其故如右

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書禹貢

存參○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貢漢書地理志

此篇史記載之禹本紀中漢儒因而謂之夏書余按

別九州弼五服乃舜體國經野之要四海會同之實不容於舜之世畧而弗載且既各爲一篇不相聯屬是以後人失其先後之次故今詳加考核置於堯典命官之後以見舜經制之大凡惟導山導水二章事專治水時在初年而九州諸章亦足以互見無庸複舉故仍列之於禹篇中以見禹治水之梗概次第非敢割裂聖經惟欲時事相從使後人易考耳

舜治定功成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凰來儀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書益稷

子貢曰見其禮而知其政聞其樂而知其德傳曰先王以作樂崇德則舜德化之成莫如韶矣皋陶謨記皋陶之交贊於帝前他官皆不與焉而獨載夔之言二章蓋非地平天成上下同流莫能有此樂也故以此爲治定功成之驗

附論○吳公子札來聘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子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論語述而篇○子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論語八佾篇

尚書大傳載舜時作大唐之歌其詞曰舟張辟雍鶬鶬相從八風回回鳳皇喈喈又載舜之歌云卿雲爛兮糺縵縵兮日月光華旦復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尙

天爛然星陳日月光華宏予一人帝乃載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時從經萬姓允誠於予論樂配天之靈還于聖賢莫不咸聽鼚乎鼓之軒乎舞之菁華已竭褰裳去之余按此數歌者淺而無味泛而不切惟鼚乎以下四句頗有意義而語意又與上文不倫益錄他人之作而不知其不合者其爲後人所擬顯然試取元首股肱之歌比而熟玩之則知其僞矣而唐虞之時但有十二牧九牧之官亦無有所謂八伯

者也乃近世言詩者竟有錄此詩於唐虞之世者殊可笑也

備覽○舜作五絃之琴以歌南風樂記

俗傳舜南風之歌云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余按虞載之歌詞渾厚而意深遠此歌則詞露而意淺聲曼而力弱不類唐虞時語葢後世工於琴者所擬作正如韓子拘幽操之擬文王履霜操之擬伯奇耳傳之既久而

淺識者遂以爲舜自作誤矣且所謂歌南風者謂其聲之協於南風耳傳所稱節八音而行八風是也非其詞之爲南風也遂以南風爲歌亦屬附會故今不載又按樂記此文下云夔始制樂以賞諸侯石梁王氏曰夔制樂豈專爲賞諸侯其言頁是故今刪之

備覽○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寔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

氏世有畜龍（左傳昭公二十九年）

嘗疑此事近於荒誕後思經言鳳凰來儀百獸率舞聖人之德之感鳥獸如此則此亦容或有之也德可以致鳳何獨不可以致龍乎且但言龍歸之而不言帝賜之但言畜之而不言豢之與劉累事亦似有別故列之備覽而附於鳳凰來儀之後

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颺言曰念哉率作興事慎乃憲

欽哉屢省乃成欽哉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帝拜曰俞往欽哉書益稷

按舜之致治曠古今而獨絶矣然治定功成之後猶君臣相儆戒如此宜乎其久而彌盛也故臯陶謨以此終焉

自秦漢以來世之論者皆謂堯以天下與舜舜以天下與禹故世所傳東晉古文尚書大禹謨云帝曰格

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總朕師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堯以天下與舜誠有之矣若舜以天下與禹以經考之則殊不然堯之禪舜也經書之詳矣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載汝能庸命巽朕位是堯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與人矣曰師錫帝曰有鰥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試哉是堯舉舜之意即欲以天下與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詢事考言乃言底可績三載汝陟

帝位舜讓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終于文祖是堯旣
試舜欲與以天下舜讓不肯受而堯乃使之攝政也
自舜卽位以後但記其詢岳咨牧命官考績而禪禹
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則舜未嘗以帝位授禹明矣
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堯之授舜也言之詳詞
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終舜之身畧之而不
記乎典者所以記事也謨者所以載言也典猶春秋
也事無大小必書謨猶訓誥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

爲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載之於篇中也故堯典於二帝四岳九官之事無不書者臯陶謨則但載臯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事皆不列焉舜果嘗授禹以天下其事當載於典不當載於謨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謨反有之然則是僞撰尙書者習於世俗所傳舜禪於禹之言而采摭傳記諸子之文以補之耳烏足爲據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事舜於畎畝之中將胥天下而遷之焉又曰舜

受堯之天下不以爲泰而獨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堯以不得舜爲已憂舜以不得禹臯陶爲已憂於舜之得人乃以禹臯陶並稱則舜禹之事與堯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蓋自舜崩之後天下諸侯皆歸於禹臯陶稷契皆讓於禹禹辭之不獲而遂受其朝覲治其訟獄耳故禹終身不稱帝而稱王何者二帝之德難以爲繼禹謙不敢遂陟帝位與堯舜齊但以天下無主姑稱王以鎮撫之所謂天下歸

往謂之王也不然堯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獨不帝而王也哉曰堯既以天下授舜矣舜何爲不以天下授禹然則舜之聖將不逮堯乎且舜既不授禹將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奪之者也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強身後之天下使之從一人也惟堯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禮樂亦未興已不能終其事故舉舜而

授之使代已治天下若舜之世則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禮樂固已興矣初無所待於人之終其事也身沒之後聽天下之自歸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挾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葢堯之禪舜乃創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爲一書而統名曰堯典明乎兩帝之猶一代也不可以此爲例而謂有一天子必復傳之一天子也晉羊祜欲伐吳未及而卒薦杜預以自代預旣克吳不閒薦人以代已也何者

事未畢而自擇代者臣之忠也事已畢而聽君之擇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擇夫代者是臣侵君權也夫堯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堯之使舜攝政也在位七十二載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堯以身後之事屬之若禹之年則與舜相近舜沒後甫十年而禹沒矣舜安知已之必先禹而沒而預以身後之事屬之也哉堯之世大臣賢者莫如四岳堯固已讓之而辭之矣共驩之屬則罪人也其

餘無可與舜肩隨者故舜之受禪無嫌焉若禹臯陶稷契夔益之倫則其年與名位畧相埒雖禹之功德尤茂而亦比肩伯仲也即舜獨拔禹而授之帝位恐禹此時亦未必遂受也由是言之堯之禪舜特也舜之未嘗禪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後人但見商周之繼而遂以爲自堯以前亦然但見舜禹之相繼爲天子而遂以爲堯傳之舜舜傳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獨不然由是傳賢傳子之疑紛紛於世故必明

於舜禹之事然後禹啟之事可以迎刃而解故今不載僞大禹謨之文而爲之辨說並詳前後堯啟篇中

僞尚書大禹謨舜命禹之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云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余按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則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當行之路也今以人心爲道心已不可況謂人心之外

别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孟子曰心之官則思思則得之不思則不得也謂心有操舍思不思則可謂有兩心則不可也聖賢之教曰存心曰盡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盡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爲不美而於此外别求一心者也惟莊子佛氏乃以心爲巳累而謂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則蔑視人心而别立一道心之名者乃異端之說而必非聖賢之教也明矣余少讀僞書及中庸序時固巳疑

其語之不經今二十餘年得李巨來紱古文尙書考而後知其語果本於道家也因錄其文於左

李巨來古文尙書考　古文尙書凡今文所無者如出一手蓋漢魏人贋作朱子亦嘗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廢者以人心道心數語爲帝王傳授心法而宋以來理學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萬編修云即此數言可證其贋危微二語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經非尙書語也梅鷟嘗言之矣余覆攷之蓋荀子

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一之危其榮滿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幾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論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經以爲證則尙書必無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語何也荀子爲李斯之師其所著書在詩書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詩書並稱詩云書云而此獨稱道經曰則秦火之前荀子所見之尙書無危微語也楊倞勉强遷就註云今虞書有此

語而云道經者盖有道之經不知漢以前從未嘗稱易詩書春秋為經論語孟子所引亦無經字且孔孟為儒家而黄老為道家自戰國至漢無異辭道家之書則曰經如老子道德經莊子南華經列子冲虛經關尹子文始經皆是道經之非尙書也明矣○按晉王坦之作廢莊論亦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二語而不言其本於虞書且與莊子吹萬不同孰知正是二語連舉則此語之出於諸子明甚盖道家者流小仁

義而外形骸故分心以爲二荀子以性爲惡宋之亦不足怪若舜則必無此言明矣朱子宗孔孟之道闢異端之說而乃以道家之言爲聖人傳心之要旨無怪乎明季講學者之盡入於禪也故今不載

僞尙書大禹謨禹旣攝政之後舜命禹伐有苗三旬苗民不服禹乃班師舞干羽於兩階七旬而有苗格

余按堯典曰竄三苗於三危是舜未卽位前三苗固已服罪而遷之矣卽位以後雖禹有頑弗卽工之語

史有分北之文然亦止於舊俗未改是以分而遷之使之漸漬王化正如多方多士之於殷遺民然非尙據險自恣也果據險自恣舜安能分北之乎至其後三危既宅三苗丕敘則固已革心而從化矣及舜末年尙安得有負固不服之三苗哉聖人舉事未有苟然者況征伐尤天下之大事乎使苗而可以德感也舜必不輕命禹征之使苗而當伐也則當遂平之周公東征至於三年之久伐苗僅三旬耳師未老財未

匱何以遽班師也且舜之敷文德六十餘年矣即干羽之舞亦非始於此時然卒不能感苗七旬之間有苗何以遽格苗之去帝都遠矣七旬之內何以遽知其有干羽之舞乎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予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蓋舜自中年以後治定功成萬邦寧謐道德一而風俗同是以恭已南面而樂極其盛若待末年使禹攝政時而苗尚未服豈得謂之無爲盡善也哉僞書此文乃采之韓詩外傳而增飾

之者外傳云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曰吾喻教猶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請服天下聞之皆薄禹之義而美舜之德此本亦揣度之詞非當時事實然但云舜時有苗不服未嘗以爲舜末年禹攝政之後也但云禹請伐之而舜不許未嘗以爲輕舉大衆無功而遂班師也但云久喻教而有苗請服未嘗以爲干羽之舞所化七旬之內所格也是其事尚近於情理自僞書增飾之而遂爲天下必無之事

豈不謬哉傳曰誓誥不及二帝又曰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是舜之時尚未有誓明矣湯誓之文古於牧誓甘誓又古於湯誓此文又在甘誓前乃反卑靡無弱出秦費二誓之下然則其為秦漢以後文人之所擬作無疑也余弟遹訥菴筆談中亦嘗辨之今載於左

訥菴筆談一則戰國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謨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數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棄不保天降

之咎等語皆想像郛廓通套語與苗頑弗即工及呂刑所言皆不類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益倣文王伐崇因壘而降之事而此獨覺迂闊可笑堯典云竄三苗於三危呂刑云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則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竄有不能已者也○余謂左傳子魚之言固過其實而伐崇之事究與此不類崇敵國也雖不能服之而不得不伐之雖伐之而原不期於一舉而即滅之豈得以之例舜也哉況云復伐

則亦非不用師而自格也故今不載征苗之事說並見前分北條及周文王篇伐崇條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書堯典

史記稱舜三十而舉五十而攝五十八而堯崩六十一而踐位踐位三十九年而崩僞孔傳言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喪三年爲天子五十年壽百一十二歲蔡傳言舜三十召用歷試三年居攝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卽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余按經云五十載

陟孟子云舜相堯二十有八載則史記之誤不待言矣二傳之說皆爲近理但僞傳增服喪之二年與經文似微異蔡傳無服喪之三年於事理亦頗乖竊疑古文皆約言其梗概故於舜事以十計之未必無奇零也且古所謂三載皆兼首尾兩年數之然則歷試攝政服喪實止三十一年如此則舜當於六十一歲踐位百一十歲而崩於經文事理皆可通矣但年世久遠載籍缺亡不知其果然否姑附識之於此要非

大義所關亦不必深究也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孟子

戴記檀弓篇云舜葬於蒼梧之野葢三妃未之從也

史記云舜南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

爲零陵僞孔傳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蒼梧

之野而葬焉唐韓子黄陵廟碑宋司馬君實史剡皆

嘗駁之史剡之說未安今載韓子之說於左

韓子黄陵廟碑節錄竹書紀年帝王之沒皆曰陟陟升

也謂升天也書曰殷禮陟配天故書紀舜之没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釋陟爲死也地之勢東南下如言舜巡狩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余按堯典之記巡狩皆至四岳而止蒼梧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當遠涉於此孟子之說近是戴記之文本多駁雜而史記則又采諸戴記僞傳則又因戴記史記之文而曲爲附會者皆不足信韓子之辨是也故今但載孟子之文餘悉不錄

附録○舜有商均_{楚語}

備考○少康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_{左傳哀公元年}○鄭子產獻捷于晉曰昔虞閼父爲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_{左傳襄公二十五年}

存參○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_{左傳昭公八年}○鉏伯直柄虞遂伯戲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齊

矣左傳昭公三年

附論○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論語泰伯篇　○孟子曰堯舜性之也○孟子曰由堯舜至於湯五百有餘歲若禹皋陶則見而知之若湯則聞而知之並孟子

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程子曰語聖則不異事功則有異夫子賢於堯舜語事功也後世學者尚論古聖往往以宰我之言爲實然余按世道

民生所賴莫不始於堯舜安居樂業堯舜之奠之也禮樂教化堯舜之開之也天地萬物之宜堯舜之平成經理之也禹之繼治繼堯舜也湯武之撥亂反正反之乎堯舜也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堯舜之道也堯舜何遠不如孔子哉堯舜為天子權可以施之則創制顯庸以垂萬世孔子為布衣權不足以施之則修明六經以垂萬世其功之殊者其遇之殊也堯舜孔子易地則皆然非孔子則堯舜無以傳於後非堯舜

則孔子亦無所述於前故謂禹湯文武周公之不逮孔子或然謂堯舜之不逮孔子則吾未有以見其必然也孔子曰巍巍乎唯天爲大唯堯則之蕩蕩乎民無能名焉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聞韶曰不圖爲樂之至於斯也其稱堯舜至矣雖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此或聖人謙衷過於推崇前聖若顏淵子貢歎其稱孔子可謂極矣然彌高彌堅之喻何殊巍巍蕩蕩之稱立道綏動之功何異無爲而治之效猶天

之不可階即所謂惟天爲大惟堯則之也顏淵子貢之尊孔子亦不過如堯舜而已惟孟子書中載宰我語以爲賢於堯舜而子貢有若之言亦似有所軒輊者皆與論語所言不類竊疑其皆七十子之徒所追述而甚其詞者其意但欲致崇於此而遂不暇復顧於彼猶論舜者亟於稱舜而遂無地以處堯耳豈必皆的論哉孟子論聖人於夷惠伊尹皆言其不若孔子而敘道統於堯舜孔子無軒輊焉固未可以宰我

一言為定論也程子之言雖未免於迴護宰我要其意尚近於持平若之何後人置其不異者而但取其異者軒輊之也蓋戰國之俗好為大言楊墨之徒莫不自尊其師非堯舜薄湯武而遠稱黃農以駕乎其上儒者較為醇謹不敢放言高論然亦不免染於風氣故欲尊孔子而遂不免於卑堯舜漢晉以降異端橫行其說益誕其言益無所忌又以堯舜為不足望而卑天地故奉佛教者謂未有天地以前已先有佛

奉天主教者謂天地皆天主之所造而生於後世者
特佛與天主之化身嗟夫嗟夫吾不意世俗之誕矣
乃至於如是也夫宇宙之開莫大於天地自有天地
以來其德之崇功之廣莫過於堯舜孔子以堯舜之
道教天下後世是以其聖與堯舜齊堯舜猶太祖也
孔子猶太宗也尊堯舜者必尊孔子禮所謂尊祖故
敬宗者是也若謂孔子別有一道加於堯舜之上則
楊墨佛氏天主之教皆自謂別有一道不但藐堯舜

抑且褻天地亦何以見道統之正而服異端之心乎故今於唐虞錄通考聖賢先後所論而權衡之而洙泗錄中宰我子貢有若推崇之語仍載之孟子言中不使與論語門人之言相混庶學者可以察其故云說並見總目唐虞洙泗錄序中

第四卷終